平凡的战位 奋斗的青春

银线无言 使命有声

■本报特约通讯员 周 韵

采访有线通信兵的日子里，我时常琢磨一个问题：一座小小的训练场、一根6米高的木杆、一盘缠绕银线的络车，能承载多大的使命？

跟着二级上士王瑞迪巡线时，这个问题有了初步答案。那是一条在高原沟壑间延伸的路，王瑞迪背着络车，一步一步踩在碎石上。

“这条路，我记不清走了多少次，哪段线路容易受损、哪个接头位置特殊，就算闭着眼，我也能摸得清。”谈起自己的战位，他像介绍老战友般熟悉。

我听过一组数据：一名有线通信兵每天训练，练习收放线不过几公里，爬杆高度累计不到百米。比起战车的百里机动、战机的千里航程，这样的训练并不起眼。

可就是在这样的训练轨迹中，我看到了不一样的天地。木杆下，中士赵鑫带着上等兵董显佩练登杆。“脚要贴紧杆身，掌心抓实，别着急往上蹿。”赵鑫一边讲解，一边把董显佩的脚按在正确位置。董显佩一次次爬上又滑下，手掌磨出了红印，膝盖磕得生疼，却没喊一声苦。“班长说，征服了这根木杆，才算练出有线通信兵的真本事。”这名大学生士兵抹了把汗，再次向着杆顶攀去。

在二级上士禹雄川眼中，银线有着别样分量。“别人看我们是在放线、接线，其实我们是在编织战场指挥的‘生命线’。”从营区训练场，到戈壁荒原，再到雪域昆仑，线路延伸到哪里，有线通信兵的使命就抵达哪里。

“关键时刻能顶上去，靠的是平日里的千锤百炼。”中士余奇龙转动络车，向新兵演示收放线要领。络车一圈圈匀速转动，循环往复，恰是有线通信兵日常的缩影。训练看似单调枯燥，本领却在一遍遍重复中沉淀淬炼。

采访临近尾声，训练场里络车转动的“嗡嗡”声依旧不绝于耳。阳光斜洒在木杆上，那些因常年攀爬磨得光滑的杆身，泛着温润的光——那是青春与使命在平凡战位留下的印记。

银线无言，使命有声。这群年轻的有线通信兵，于战位向下扎根，在磨砺中向上生长，用一次次登杆架线、应急保障诠释：平凡的战位，也能绽放出耀眼光芒；细微处的坚守，亦能担起不凡使命。正如他们常说的话：“只要能保通联，我们的战位就有意义，我们的天地就无限辽阔。”

采访手记



第76集团军某旅有线通信兵组织攀登固定课目训练教学。 刘继扬摄

有线通信兵：托举战场制胜的『信息通路』

■本报特约通讯员 周 韵

特 稿

清晨高原，寒风凛冽，第76集团军某旅一队有线通信兵背上络车踏雪而行。

这是一群在“线”的牵引下，找准军旅坐标的追光者。平凡的战位里，藏着责任如山的使命，在他们的娴熟操作下，一根根银线沿着沟壑蜿蜒舒展，一端连向指挥中枢，一端伸向前沿阵地。

寒来暑往，日复一日，这群年轻士兵以银线为丝，在戈壁荒漠、高原雪域间，在“攀登固定、收放和接续线路”的日常重复工作中，编织着战场指挥的“生命线”。

当兵和攀登一样，重心偏了就攀不稳，心浮了就登不高

“你的梦想是什么？”来到该旅，刚入伍的新兵宋哲望着大厅“青春使命墙”上的提问，心里满是憧憬：“我要驾驶坦克驰骋疆场，在军营建功立业！”

“营里组织我们参观军史长廊，一项项比武荣誉，一个个拼搏故事，织成了一片闪耀星空。而我也希望自己能在其中发光。”宋哲说。

可现实给他泼了一盆“冷水”——下连时，他被分到有线通信排，每天的任务不是操枪弄炮，而是和6米高的黢黑木杆、磨手的银线打交道。

恐高的宋哲第一次登杆出了“洋相”——抱着杆身迟迟不敢动弹，刚向上挪动两米脚下就打滑，膝盖磕得淤青，手掌被木杆磨出血泡。

“原以为当兵是冲锋陷阵，没想到天天跟杆、线较劲，有啥意义？”迷茫、委屈像潮水般涌来，宋哲训练时渐渐没了劲头，接线时频频出错。

宋哲的消沉，没能逃过班长王瑞迪的眼睛。晚饭后，他带着宋哲来到训练场，指着立在夜色中的木杆和缠绕其上的银线说：“你看这根线，看着细，却能跨越山海、连接胜负。有线通信兵看似普通，却托举着战场指挥的‘信息通路’。”

说着，王瑞迪背起络车，演示起“三步上杆、勾杆打结、飞身下杆”的硬功：胸口贴紧杆身，脚掌呈“八”字贴实，膝盖内扣发力，整套动作一气呵成，仿佛人与木杆融为一体。紧接着，他右手麻利地从络车上抽出线，手腕翻转间将线头绕杆两圈，食指勾住线体顺势拉紧。

下杆后，王瑞迪摊开手掌，厚厚的老茧在月光下格外显眼：“你看，这些都是日积月累的‘印记’。当兵和攀登一样，重心偏了就攀不稳，心浮了就登不高。”

迷茫的青春，需要一束光来照亮方向，班长的话就像那束光。从那天起，宋哲决定沉下心与木杆“较劲”。为了翻过恐高这座“大山”，他给自己制订“定点停留”计划：每天训练时攀登到杆的中部，双手紧扣杆身，从闭眼深呼吸到睁眼紧盯杆顶。

“每次害怕时，我会把自己想象成一只栖息的蜻蜓，轻巧而稳定。”刚开始，他坚持不到10秒，后背就渗出冷汗；后来逐渐延长到1分钟、3分钟，直到能攀至杆顶从容调整姿态。

攀登训练，是踏上独属于有线通信兵青春的“起跑线”。在一次次训练中，宋哲渐渐明白：没有哪一种成长是轻轻松松的，那些咬牙扛过去的困难，终会变成脚下的路。

有一次大风天，宋哲在杆顶练习固定银线，木杆晃动让他浑身僵硬。“想一想，你是在战场上，线松不得，指挥通联更断不起！”班长的吼声穿透呼啸的风。宋哲猛地清醒，按照动作要领将线牢牢固定在木杆上。下来时，宋哲手心满是汗，打赢底气更足了。

那些看似枯燥的重复，都在为个人成长积蓄力量

“本事都是练出来的。”这是王瑞迪常常挂在嘴边的话，也是这群年轻士兵刻在骨子里的信念——所有的一鸣惊人，本质都是厚积薄发；所有的成长跨越，都源于日复一日的深耕。

中士赵鑫对此深有体会，他至今记得下连之初班长王瑞迪教他练登杆的场景。那时他总掌握不好力度，王瑞迪就握着他的脚，帮他找到发力点：“脚掌要贴紧杆身，发力时用脚尖和脚跟同时用力，这样才稳。”

“要把自己想象成攀爬的藤蔓，贴杆而行、借势而上。”为了让他找到感觉，王瑞迪陪他练了一下午，直到他能独立爬上杆顶。

把汗水当燃料，梦想引擎才能启动。为了追上大家的脚步，训练时赵鑫比别人更拼：攀登固定课目训练，别人练10次，他练20次；一有时间，他就会拿起络车，在营区练收放线，常常练到手腕酸得抬不起来。

有一次，赵鑫爬杆时不小心从高处摔了下来，胳膊擦破了一大块皮，流血不止。他简单包扎后又回到训练场，班长劝他休息，赵鑫却说：“今天的训练量还没完成，明天就跟不上了。”

青春在哪里扎根，梦想就在哪里绽放。凭着这股不服输的韧劲，赵鑫不仅以全营综合成绩第一顺利选晋军士，更是在某训练基地培训时，和各战区数十名专业骨干同台竞技，一举拿下“光缆接续”项目冠军。

成为老兵后，赵鑫的训练日常里多了一项任务——带新兵。战士娄翀刚下连时，体能基础薄弱，在千米综合作业训练中屡屡掉队。那天，娄翀背着络车翻高墙时因体力不支败下阵来，看着近在咫尺的终点，他坐在地上抹起了眼泪。赵鑫走过来，将他扶到树荫下，安慰他说，自己当新兵时训练也很狼狈：第一次跳入深坑，由于力量不够怎么都爬不上来……

“不能让跑过的路白跑，再坚持一下就是胜利。”带着这份鼓励，娄翀开启了“加码训练模式”：晨跑时比别人多跑2公里，爬杆时多练1小时，接线时反复琢磨技巧……如今，娄翀的千米综合作业成绩在同年兵中排在前列。

“习惯了挑战自我，也喜欢突破后的满满成就感。”训练时，每一次考核，娄翀都想比上次再快一点。正是这样，他一点一点超越自我，“不知不觉，自己就跑到了前面”。

“日常训练是苦，但苦中蕴含着成长，每一滴汗水落下，都是在浇灌梦想。”娄翀说，他现在终于读懂了老兵的话——那些咬牙坚持的经历，那些看似枯燥的重复，都在为个人成长积蓄力量。

哪怕不在前沿冲锋，我们的岗位也能托举战场制胜

有线通信兵常年与线路打交道，时刻确保联络畅通，“迅速、准确、不间断”是他们制胜战场的岗位要求。“线通千里，使命必达”，这不仅是他们的口号，更是刻在骨子里的信念。

一次演习任务，中士余奇龙主动申请随先遣队架设线路，原以为凭借过硬的专业技能可以顺利完成任务，但到了现场却慌了神。爬杆、接线他都熟练，可该与哪个作战要素协调对接？战时通信保障的注意事项是什么？看着手中的工具，余奇龙有些不知所措。他第一次意识到，合格的有线通信兵，不仅要会技术，更要懂战场。

那次“失利”成为余奇龙成长的转折点。此后，他每次训练都带着“战场思维”——收放线时，会琢磨“如果在树林里，线路该怎么避开障碍物”；线路布设时，会充分利用沟壑、植被等，避免暴露在道路、开阔地域或者火力覆盖区域。

不久后，旅里参加大项演习，某营线路突然中断，余奇龙带着工具飞奔过去，检查线路、排查故障，10分钟完成抢修任务，确保演习顺利进行。当前沿指挥员握着他的手说“谢谢你，小伙子”时，余奇龙突然懂了《通信兵之歌》中那句“银线连接雄狮百万”的意义——哪怕不在前沿冲锋，我们的岗位也能托举战场制胜，每一根银线，都是战场的“神经脉络”。

银线为弦，奏响的是青春与使命的交响。那年冬天，一场暴雪突袭高原，气温骤降至零下20多摄氏度。凌晨5点多，连队接到紧急命令：某重要通信线路因暴雪中断，需立即抢修。王瑞迪带领战友，顶着漫天飞雪出发。雪深及膝，每一步前行都异常艰难。他们背着沉重的络车和工具，在风雪中摸索前进，呼出的热气瞬间在防寒面罩上结满冰霜。

“大家再加把劲，早一分钟接通，指挥通联就多一分保障！”王瑞迪的声音在风雪中回荡。抵达故障点后，他们顶着风雪传递工具、配合接线，手指冻得发紫却始终没有停歇。经过奋战，这条重要通信线路得以修复。看着重新畅通的银线和远方壮阔的雪山，王瑞迪忍不住对身边战友说：“关键时刻顶得上，绝境之中显担当，这才是有线通信兵该有的样子。”

“光荣在于平淡，艰巨在于漫长。”回去后，这句《士兵突击》的台词，被王瑞迪写在军事训练笔记本扉页上，也道出了有线通信兵的心声——在最平凡的岗位上不懈奋斗，也能拥有精彩的人生。

成长横切面

拿下金牌，不负期待

■中士 赵 鑫

捧着奖牌走下领奖台，第一件事是给连队老班长打电话报喜：“班长，我拿到比武金牌啦，没给咱们连丢脸。”电话打完后，我心里如释重负——总算没有辜负大家的期待。

看着闪闪发光的奖牌，比武场上紧张比拼的画面浮现眼前。裁判一声令下，几十名选手同时作业。比赛刚开始没多久，旁边一名选手操作失误，纤芯断了，整套作业只能重新再来。

不少人被这突发情况打乱节奏，手上动作慢了下来。我不停提醒自己稳住，别被干扰，调匀呼吸，眼睛只盯着手里的光纤。剥护套、切端面、熔接对位……每一步都控制好手劲，整套动作一气呵成。等裁判核验完毕，我接续的光缆所有指标全部达标，用时也是全场最短，获得了冠军。

回想刚到基地参训那会儿，我还是跟不上进度的士兵。基地的熔接机和连队平时用的装备操作有些差异，第一次摸底考核，光纤接续失败，成绩排在末尾。那天晚上我一个人留在训练场，默默告诉自己：代表单位出来培训，不能灰头土脸回去。

从那之后，我泡在训练场一遍遍训练，练到动作形成肌肉记忆。一天天坚持打磨，我的技术水平渐渐提升，从跟不上训练到能冲击比武冠军。

我一直想试试，拼尽全力，自己到底能走到哪一步。如今，我终于获得冠军，这份荣誉，是汗水浇灌的结果，更是对拼搏努力最好的回馈。夺冠不是终点，而是新的起点，我将朝着下一个目标加速冲锋。

超越自己，奋勇向前

■上等兵 娄 翀

刚接触专业训练的那段日子，我一度陷入迷茫。我的体能底子较弱，比起同班战友，不管是登杆速度、收放线熟练度，还是千米综合作业的耐力，处处落后。尤其是千米综合作业，背负沉重的络车翻越障碍、奔袭突进，对体力和毅力都是双重考验。每次训练结束后，我都累得喘不过气来，个人成绩却始终排在末尾，看着别人训练成绩稳步提升，心里满是自卑与焦虑。

让我印象最深的是，一次训练，我背着络车翻越高墙因体力不支败下阵来。当时离终点的距离已经很近了，我坐在地上，心里的挫败感一下子涌了上来。就在我想要放弃时，老兵赵鑫看出我的心态变化。他将我扶到一旁，耐心地告诉我，没有人天生就是专业尖子，所有娴熟的技能、过硬的本事，都是在一次次摔倒、一次次重来中练出来的。

老兵的话对我触动很大，我不禁想起自己名字里的“翀”字，它寓意振翅向上、直冲云霄。父母给我取这个名字，就是希望我不惧险阻、奋勇向前。如果我遇到一点困难就退缩，既辜负了父母的期望，也对不起这身军装。

我下定决心，绝不甘于平庸，一定要补齐短板、追上队伍。在日复一日的训练中，我的手掌磨出一层又一层厚茧，胳膊、膝盖常常磕得青紫，高强度的奔袭训练过后，浑身酸痛更是常态，但我再也没有喊过苦、想过退缩。

经过长期的坚持和苦练，我的专业技能和体能素质稳步提升，千米综合作业成绩也排到了同年兵前列。回顾那段日子，我感谢自己没有轻言放弃，也庆幸自己遇到了好战友。



第76集团军某旅上等兵娄翀手持络车匍匐前进。 刘继扬摄